



栗谷全書 十六

墓誌銘  
行狀

廿二七

~ 16  
2426  
18



2426  
37-18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八目錄

墓誌銘

靜菴趙先生光祖墓誌銘

潘城府院君朴公應順墓誌銘

左贊成吳公謙墓誌銘

同知敦寧府事沈公達源墓誌銘

敦寧府判官鄭公淮沈墓誌銘

嵩善副正漾墓誌銘

敦寧府正鄭公滿墓誌銘

檢閱趙公擴墓誌銘

忠義衛韓公世倫墓誌銘

樂善齋

貞順翁主墓誌銘

外祖妣李氏墓誌銘

習讀官權公和墓誌銘

伯氏參奉公瘠墓誌銘

申伯溫煦墓誌銘

行狀

先妣行狀

外祖考進士申公命和行狀

聽松成先生守琛行狀

領議政李公鐸行狀

宗簿寺正盧公慶麟行狀

天休堂李公夢奎行狀

貴人鄭氏行狀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八

墓誌銘

靜菴趙先生墓誌銘

正德己卯冬十二月二十日靜菴先生趙公卒于綾  
 城謫所明年歸葬龍仁深谷里從先兆 嘉靖丁巳  
 十二月二十四日改卜其西數百步許以夫人李氏  
 祔 萬曆庚辰大學諸生一口鵬言曰惟先生澤不  
 斬士于今受其賜崇德報功宜極盛典今茲神道無  
 碑幽堂不誌無以昭虔揭烈以耀無窮乃相與哀財  
 俶役募工礱石朝紳上自廟堂下至一命以及窮閭  
 之士荷聞先生之風者舉競相助不勞而事集使求



誌銘于德水李珥珥謝非其人不獲辭仰惟先生道  
德事業焯載國乘退溪李先生狀其行蘇齋盧相公  
銘其碑豈有餘辭可贅顧既應撰不可無言乃略敘  
世系踐歷資質學行設施嗣息竝論善惡禍福天命  
否泰而足以銘其敘曰嗚呼先生諱先祖字孝直靜  
菴是自號也趙氏爲漢陽著姓高麗摠管良琪以軍  
功受元朝袍帶之賜是先生七代祖也摠管曾孫諱  
溫佐我 太祖錄開國勳封漢川府院君諡良節於  
先生爲高祖良節生義盈庫使諱育 贈吏曹參判  
參判生成均館司藝諱衷孫 贈吏曹判書判書生  
諱元綱官至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參判是爲先生

顯考妣驪興閔氏縣監諡之女以 成化壬寅八月  
十日生先生嗚呼先生年十九而孤 正德庚午試  
進士冠其榜辛未丁內艱乙亥舉孝廉拜造紙署司  
紙是年秋 中廟拜先聖試士先生應其科擢乙科  
第一人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司諫院正  
言丙子歷戶禮工三曹佐郎選入弘文館爲副修撰  
陞修撰丁丑以副校理 賜暇讀書超資拜應教陞  
典翰直提學戊寅陞秩通政大夫拜副提學遷承政  
院同副承旨以先生宜養 君德還長玉堂未幾進  
秩嘉善兼同知成均館事俄遷司憲府大司憲例兼  
成均己卯春拜副提學夏還拜大司憲冬用告密者

言下禁府事回測領議政鄭公光弼力救用次律被  
竄竟賜自盡年三十八嗚呼先生稟受絕人玉潤  
金精相表清秀蘭滋月朗容止可觀鳳儀鸞翔孝友  
忠直英睿剛果幼不好弄已具成人模範忼慨有大  
志興慕聖賢必欲追踵絕軌世俗所屑雖千駟萬鍾  
一不以介意樂善疾惡見人非違若將浼焉嗚呼先  
生少時參判公作察訪魚川寒暄先生金文敬公得  
譴燕山謫比邑熙川先生素聞文敬學有淵源因趨  
庭得往受業時師道廢久人多指笑先生不較不沮  
始聞爲學之大方自是益自刻厲課程嚴苦篤信小  
學及近思錄四子六經平居夙夜整飭高拱危坐齊

明儼恪威儀折中進退翼如嘗入天磨龍門山講  
習之暇潛心對越或竟晷兀然淵默夜分乃寢五更  
必起山人習禪者皆嘆其不可及其在家事親色養  
極其誠慎終追遠情文備至家廟在別所日必一往  
雖公務鞅掌大風雨雪祁寒溽暑不少廢謹守法度  
以閑有家內外斬斬正倫理篤恩義遠聲色戒麴糶  
獎進後生各因其材黜俗論排異端凡持身處家應  
事接人一稽古訓惟書禮爲則若涉毫髮非禮其心  
不安若冠冕佩玉坐于泥塗也天分既異充養有道  
英華發外聳服一世望之者咸咨嗟嘆息以至市里  
蚩氓每值其出羅拜馬前仰首歆讚噫此先生柔嘉

令儀所致豈知反以此胎禍哉嗚呼先生受命世之才抱適用之學格君安民此固素心恥於銜玉潛居若無意者聲譽藹鬱朝臣爭薦其除司紙也先生不樂曰用虛譽得官不如應舉以通行道之路既除之後被知于中廟月薦歲陞不數年長論思主風憲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倚先生甚重先生感不世之遇便以堯舜君民興起斯文爲己任每將入對必宿齋戒積誠敬其進侍也一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謹其言若曰人之一心天理本全其大無外其運不息良由氣局欲蔽大者或小運者或間在常人其害猶難救况人君勢位高亢驕溢易生聲色

媚悅之攻非匹夫比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生於事害於政傷和召沴彝倫斁而萬物不遂矣主上所  
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極功者其可少忽乎至於義利王霸之辨古今治亂之幾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象無不罄蘊極論或至曰昃上必虛心傾聽朝議將潛師襲野人速古乃臨遣將將相環侍詢謀已同先生自外進曰此事類狙譎非王者禦戎之道堂堂國家行盜賊之術臣竊恥之上乃却衆議從先生言將相羣爭竟不入先生之得君其可謂不至乎肆與竝時名流協力贊襄奮庸熙載設薦舉科以顛俊又罷昭格署以正祀典訓小學以育英才宿弊漸革

古制漸興百僚悚勵四方風動第士論或失於欲速  
太露鋒穎建白不度時宜間有喜事者未免投合時  
好先生以爲憂而舊臣拂清議因事見擠者怨入骨  
隨磨牙伺隙先生喟然知王道不可遽行大猷不可  
遽升於是稍調劑秉中以鎮浮躁而矯激之論反詆  
先生爲色莊至欲彈劾先生料時事必敗求退不得  
命適廷論欲追削靖國勳籍之濫者先生旣不能退  
則把綱紀塞利原職耳不得不同其議伏閤爭累月  
得 允羣臣入侍榻前將功券定與奪時己卯十一  
月十五日也俞拂甫已駭機發於其夜南袞沈貞洪  
景舟等潛開闕門入便殿語祕不傳先生之下吏也

館學諸生全哭闕庭爭詣獄請囚其謫也 上使近  
侍諭以非私罪姑從廷論示譴之意先生拜謝以辭  
其受後 命也先生沐浴更衣請聞罪名使者無應  
先生臨結纓貽親舊書有曰愛 君如愛父天日照  
丹衷聞者慟之嗚呼先生內子僉使李允洞之女生  
二男曰定娶縣監權恰女無後早歿曰容以蔭補官  
至文川郡守娶大護軍李鏡女只生二女無嗣取堂  
弟希顏子彛男爲後尙幼女長適佐郎許鑒生一男  
曰昀次適進士洪遠生二女皆幼夫人後先生三十  
八年而卒嗚呼上天陰鷲於善必栽培於惡必傾覆  
禍福之理固昭昭也今先生以蹇蹇之節揚于 王



庭啓赤心批逆鱗知有 君父不知有其身律已清  
苦關節不通騶直不納公退不問家事早夜所思慮  
惟在政彥民隱惓惓無須臾寧卒之身觸讒鋒不能  
考終福善之理安在彼泄泄沓沓者重人爵輕天敘  
儉時射利屋潤身肥國家安危邈如胡視越病不拔  
一毛雍容顧眄自擬聖於涉世反笑先生斥以少不  
解事挑生厲階甚者或至狀賢賊能以植固其勢此  
輩類得於君安享祿位老死牖下所謂禍淫者亦昧  
矣是故人之言曰謀身密者其穀朱謀國忠者其族  
赤父戒其子兄勗其弟以模稜爲明哲以匪躬爲浮  
薄士習以儉世道以汙悲夫雖然人心本公天定靡

忒陰翳纔消太陽回光 中廟晚年德音每稱無罪  
固有渙 恩之漸 仁廟繼明因廟堂申論館學顛  
天津追 先志 命復先生職秩逮今 上初服清  
論益張乾心洞契 命贈大匡輔國宗祿大夫議政  
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是 隆慶戊辰也越明年己巳 賜諡文正於是  
先生耿光彰徹上下多士若仰喬嶽北斗立廟明禋  
非一所式至今日甲子巳周追慕如昨達國儒林齊  
心一力豎外瘞中以資飾墓道此誠古今所未聞覩  
元祀之尊將巨萬世矣顧視富貴蔑聞者一時寵樂  
六驥過隙骨肉與草卉同朽無異蚊蟲起滅穢壤間

若其開毒喙芟良善以斷國脈者則罔之生幸通  
鉄鉞而鬼誅人戮愈久益嚴三尺童子亦知唾罵九  
泉之刑窮天地而罔赦矣此固不足比論榮辱惟後  
人其知所以勸戒哉嗚呼天篤生賢必使有爲進則  
濟斯民退則立其言今先生進不克卒行其道退未  
及垂訓于後日彰之學未就大成微言之緒罔由尋  
考况我東箕子以後未聞以仁義治世者周經孔謨  
只資空言先生一倡庶幾復古先生旋敗士林瓦裂  
王道之說爲世大諱皆諉以非其時夫如是則古道  
終不可復歟天生賢者而中折之其命終不可諶歟  
其然豈其然乎時者在上者所造也只是無人豈云

無時思皇我 王獎美先生既崇極而尊儒尙道以  
明一統學者仰恃發舒無遜言先生明天理淑人心  
之功於茲普發使斯人舉曉王醇霸疵敬爲主禮爲  
防安宅不可曠正路不可舍則先生之道否短泰長  
綽乎爲後王開太平而天不虛生命乃可謹矣後先  
生而作者其毋患莫己庸思自盡乎所以致用哉其  
銘曰

青瑣有學肇殷父師化述言泯隆緒罔追倚嗟寒暄  
孤倡濁時刻羽絕和始然就微天不椽文篤降先生  
先生閒氣漢嶽鍾精一片崑璧瑩絕纖瑕夙抱高識  
求道靡他撥機尋師入室操戈爰啓正朝任大道遐

既切既磋亦琢亦磨動容周旋規圓矩方吾斯未信  
 韞積而藏猗蘭播芬欲掩彌彰觀國之光乃賓于  
 王契孚魚水委身徇國志撐宇宙忠貫日月矢回淳  
 風以敦滂俗禹鼎漏妖河慶運憑參天豫章一斫斯  
 倒三光失晶四民齊悼天啓 聖衷廓開氛祲歷世  
 加憂伸枉起歆士誦其語人服其化茅開溪徑燭揭  
 昏夜鬱鬱駒城山紆水長有斐令德沒世不忘

潘城府院君朴公墓誌銘

公諱應順字健仲朴氏系羅州曾王考諱林宗尙州  
 牧使 贈吏曹判書王考諱兆年吏曹正郎 贈議  
 政府左贊成考諱紹司諫院司諫 贈議政府領議

政三代之 贈以公貴也妣南陽洪氏 贈貞敬夫

人是司贍寺正諱士俯女也公家世濟其美先議政  
 有名搢紳間被權臣金安老所斥退歿于陝川桑梓  
 公脉胎前光誕膺餘慶篤生我 中殿以表正三宮  
 朴門自此益大公生三歲公姑郡守朴秀榮妻鞠爲  
 己子公九歲而孤外翁洪正館柳斯文祖詢誨公及  
 諸孫公善學不倦稍長與弟參判公應男遊戎笑仙  
 佛元之門笑仙亟稱許圭菴宋公麟壽至笑仙第見  
 公兄弟歎曰司諫有子矣養父守安岳郡公隨往第  
 號繁華不屑聲妓蕭然與寒儒講讀觀者異之 中  
 廟未寧城中急於婚嫁多不備禮門長有勸公循時

習者公固辭異日進効其時嫁娶者坐家長洪正無  
公曰微汝之賢吾亦坐矣公年二十服養父喪廬墓  
躬具奠資 嘉靖乙卯中進士科時議愍先議政愷  
于羣小才不克展求諸子之長者丙辰薦公為義禁  
府都事己未遷主司僕寺簿未幾坐法免庚申拜司  
憲府監察辛酉出監安陰縣臨吏民以簡且不畏強  
禦癸亥春遭養母喪解官期後猶心喪乙丑終制拜  
敦寧府主簿俄遷內膳寺十二月拜龍仁縣令縣在  
三道要衝賓客輻輳公待人以真情不事表幅 隆  
慶己巳以 定祥陞拜敦寧都正十一月 中殿正  
位超授領敦寧府事庚午春兼都摠府都摠官 萬

曆戊寅丁內艱廬墓于揚州因毀成疾庚辰四月  
上遣內侍勸開素公勉從 上教不久復初為調息  
還京舍于外是冬 上體違豫公驚憂病革子弟請  
入正寢公不肯卒于外舍時十一月某日也生于  
嘉靖丙戌至是甲子五十五訃聞 上驚悼輟三日  
朝官庀斂葬之具明年辛巳某月某日葬于先夫人  
墓側公容止端雅言笑和緩性愛儉素不喜芬華受  
賜貂裘平居不敢著 嘉禮時不受賂遺無求於外  
只以 內賜資裝從簡成禮友兄弟睦族黨甥姪之  
孤者視如己出事伯兄如嚴父動靜必稟有無必共  
身為國舅衣服飲食居處與平昔無大異門庭寂然

如寒士家所與對者微時親舊而已每聞善士登庸  
喜形于色以 國嗣遲暮鬱結于心其憂國如此公  
娶宗室文川正壽甲之女生一女一男一男一男一男  
男曰東彥娶府使鄭淹女生二女皆幼珥於公為疎  
屬先世則分密公未顯時曾與相識雖以公貴不能  
終始其交而嘉公恬靜不蹈近世外戚舊習固藏之  
心矣公弟應福與珥同年求誌銘于珥茲不敢固辭  
銘曰

溫然有著于色退然有蘊諸躬豈弟伊人美無愧於  
位崇天胡不假半途而終鬱鬱先兆之側卜茲幽宮  
既固且寧庇雲仍於無窮

左贊成吳公墓誌銘

萬曆壬午三月九日丁卯左贊成錦陽君吳公卒于  
羅州廣山之第訃 聞輟朝致弔祭賻越三月仲夏  
十五日壬申禮葬于涌珍山先塋之側其原坐良而  
坤先葬公之外甥禮曹參議慎公喜男以行狀示德  
水李珥求幽堂之銘珥重之不敢諾則曰子典文衡  
職不可辭卜得日促曰誌不具無以掩珥乃因狀以  
敘曰公諱謙字敬夫系出羅州遠祖季真是高麗中  
郎將進士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嘉善大夫吏曹  
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錦城君諱慎中是公會王考  
精忠出氣敵愾功臣嘉善大夫羅城君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襄平公諱自治是公王  
考富平都護府使贈 宗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判義禁府事羅原君諱世勳是公考平山申氏黃海  
道觀察使諱自準之孫宗親府典籤 贈議政府左  
參贊諱末平之女 贈貞敬夫人是公妣考妣之  
贈以公貴也羅原前娶金氏亦 贈貞敬夫人公於  
弘治丙辰九月甲辰生于京都好賢坊第幼而穎悟  
材氣夙成受業於柳君藕藕於斯文推爲長者公舅  
申判書錦才公之質亟稱許焉公年二十七中 嘉  
靖壬午進士以胃疾不能居泮申公懼不第乃於乙  
酉薦授瓦署別提數年例陞主東部簿卽遷司憲府

監察出監南平縣莅事明果強畏弱懷壬辰冬擢文  
科第二名仍治南平越三年辭疾解綬明年授宜寧  
縣監邑甚弊賴公經畫得復蘇久之坐法罷庚子拜  
禮曹佐郎旋陞刑曹正郎俄拜司諫院獻納始參從  
臣之列自是歷侍講院文學弼善司憲府持平掌令  
弘文館校理副應教累揚清秩壬寅以內瞻寺僉正  
挈眷歸養母夫人于羅州明年授南原府使甲辰監  
司宋公麟壽上其治行之最陞通政丙午入拜兵曹  
參知丁未尹全州府是歲參仲朔功臣宴以 恩例  
陞嘉善封君以親老常乞補外歷潭陽府使光州牧  
使甲寅丁內憂丙辰服闋以戶曹參判被 召轉兵

曹參判大司憲俄還兵亞兼同知春秋館事戊午出按嶺南冬引疾歸鄉己未特陞資憲判禮曹歷大司憲戶刑兵吏四曹判書兼世子賓客知經筵事都摠府都摠管辛酉加正憲拜左參贊甲子陞崇政判中樞府事厥後再判兵吏曹三拜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隆慶庚午秋以左贊成謝病乞假南歸舊業遂不復還朝公天資溫雅處事詳慎中外所歷多舉職長於吏才剖決如流平生不喜發人過失謬謬雖不外形內有所守大被尹元衡所忌累欲中而不售則其不阿權貴可見第於丁巳作都憲也同僚有誣擠士林者公不克抑以此清望少減至於卜相被

効然知公者謂公心事無他必有能辨之者家食頗神閉戶看書客至多不得見自以多疾博涉醫方頓悟攝生之要常以簡靜自樂飲食起處皆中節宣居鄉與物無忤閭里斂衽無閒然者主上累令本道監司賜以優老之資享清閒之福者十有三年壽八十七考終于正寢官庀葬具終始哀榮死生無憾焉公娶竹山安氏安氏之考慥是牧使子誠之子參判迨之孫也夫人與公同年生先公二十九年而歿贈貞敬夫人今公之墓占夫人墓西生一男五女男彥厚以蔭補官歷典稷山臨陂今以南平縣監遭艱壻長即慎參議次鄭師尹歸厚署別提曰權大勳振

威縣令曰尹雲曰柳亨進典獄署奉事孽子曰彥寬  
 女適宗室鳳林令彥璘縣監娶僕氏只有一女適士  
 人李活參議生四男一女男長餘慶今宰鎮安縣次  
 彥慶文科黃海都事次重慶介慶俱業文女適士人  
 玄德亨別提生一男一女男暹漢城府參軍女適士  
 人鄭瓚縣令生一男四女男曰鵬女適金光或申應  
 渠閔恪皆士人而應渠是上舍生一女幼尹雲夫妻  
 皆夭無後亨進生男女七人男長瑛餘幼銘曰  
 士有登仕式官為家白首執板孰遯是嘉公躋貳公  
 來去重輕引年勇退弊蹤簪纓優游桑梓抱澹肥貞  
 鄉推達尊朝遠令儀舍車趾責戀 主心違北方之

人議公是非公豈慍悶斷乎自諶玄室有刻用昭厥  
 潛

同知敦寧府事沈公墓誌銘

公諱逢源字希容青松沈氏議政府舍人 贈領議  
 政諱順門之子內資寺判官 贈左贊成諱浹之孫  
 左議政青松府院君恭肅公諱澹之曾孫左政丞青  
 松伯諱德符之五代孫也公兄弟四人長曰連源是  
 我 仁順王后之皇祖考相 明廟雅望著於儒紳  
 公居第三幼異凡兒重遲不好弄議政公以忠見戮  
 於燕山公早丁家祿不能就外傳母夫人授以小學  
 等書略通大義聞然而章年十四五能治古文為詩



章弱冠選登上庠三十而嬰疾作廢人者近十年  
嘉靖丁酉始登上第明年又捷擢英科初授成均館  
學諭例陞至典籍歷刑禮戶三曹郎司諫院正言獻  
納司諫司憲府掌令議政府舍人通禮院右通禮司  
道宗軍器宗簿尙衣四寺正弘文館副校理典翰等職  
癸丑由直提學進爵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病  
未夙夜謝 恩則已累遷戶禮二曹參議皆以疾免  
安於散班癸亥 明廟念年資最久特加嘉善大夫  
同知敦寧府事積十二年至 萬曆甲戌十月二十  
一日壬戌卒于家訃 聞弔賻祭如儀生於 弘治  
丁巳至是春秋七十有八矣公質慈無機關倉卒不

形驚遽之色雖童僕鮮遭詬詈常慕卓子康劉文饒  
之爲人自以受氣不厚省嗜欲定心氣務養真元衣  
必稱兩食必計匕動息節宣各有常度死生憂患不  
以傷和執之固能致勿藥有喜季年神氣勝於中年  
其聰明能記少日所讀書不差恬於勢利芬華築室  
華山之麓寓興花卉尤愛老松扁其堂曰友松日嘯  
傲其中杜門謝客人罕見其面若親黨至則一琴一  
歌未嘗不娛雖不能食酒必飲一杯取醺以爲適有  
時杖屨苔階竹逕間白鬚蒼顏頽然其形宛若山澤  
之臞焉家貧仰哺於祿每慙無事而食言及若無所  
容嘗自號曉窓老人著說深得理趣雖自謂廢學其

靜養之效亦不誣也居家奉先以誠與兄弟恭而友與人交雖不喜翁翁亦能盡己之情郭司諫珣死直於乙巳僚友畏累無顧者公脫衣以祔談者義之妻貞夫人金氏雞林著姓父曰刑曹正郎顯祖祖曰侍講院輔德璵先公二十一年而卒葬在高陽大宛里公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以治命就合其封一男三女男曰鍵以文科官承文院正字早歿娶李校理延慶之女生子曰喜壽昌壽喜壽亦文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公之長女未行而夭次二壻曰判官尹慶福縣監曹胤申二女亦先逝嗣孫喜壽血泣具書與狀請墓記於德水李珥珥曰公之顯妣平山申氏是高

麗忠臣壯節公宗謙之後司憲府監察永錫之女於珥先祖妣洪氏爲從母監察夫人許氏享年百有二歲及見曾玄孫疎屬生於膝下故監察內外諸孫睦嫻殊倫珥祖妣與爲姨兄弟而親若同氣珥聞諸祖妣則公妣申夫人於公慈愛尤篤公病夫人勤勞如護襁褓兒微夫人公幾不救公未及痊夫人卽世不能見公立朝顯親公以此終身銜恤云珥自少出入公家不可謂不知公者是爲誌銘曰

古人有言入火不焦入水不溺非謂形不受傷乃指神無所毒研斯言以求公庶幾焉奇痾險釁迭侵目前公保冲和事過晏然儻來之物人所汲汲簪笏而

隱支離其德我作此銘光昭玄宅

敦寧府判官鄭公墓誌銘

侯姓鄭諱惟沈字巨源延日縣人有諱均之麗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侯其後也曾祖諱淵兵曹判書 贈左議政諡貞肅公祖諱自淑金堤郡守考諱滂 健元陵參奉世傳清白妣孺人光山金氏縣監諱賢賚之女以 弘治癸丑十月十一日壬申生侯于京城幼不好戲狎父母有所與必讓于兄郡守公愛以類己孺人常稱令子 弘治甲子侯年十二丁外艱既長大諫安公彭壽見而說之妻以子侯因以受業 嘉靖癸巳伯女被選為世子良

弟侯憂懼卑遜特甚初授軍職轉四山監役丁酉秋陞主軍資監簿冬拜平康縣監 中廟賜弓矢以遣在官得疾 命醫往問居四年以清謹自持省母疾于光州因辭職不還專於侍藥壬寅還朝歷司畜監察司圃等職 中 仁兩聖相繼陟遐侯悲慟過人禮臨之外號哭無時乙巳仲秋朝議大變禍機將發柳公仁淑判銓曹憐侯將敗陞秩司醞署令以優之蓋侯婿桂林君璠為羣小構逆名將陷不測故也及金明胤告變 文定王后遣中使發卒圍侯家搜璠所在璠知幾先遁不可得侯以此被繫隨逮子滋日鞠于慶會南門外于時大獄方興荷楊滿庭炮烙慘

日而侯不失舉措及滋杖訊侯以頭觸柱仰天而呼曰吾兒無罪天實鑒臨觀者皆酸鼻獄成徒役于定平府未幾蒙宥任便往來丁未因鄭彥慙上匿名書獄事復發付處延日以母孺人年八十晝夜涕泣祈天願於生前相見侯兄惟深倅南原奉母之官孺人遙送饌具侯開封必慟哭乃嘗與坐者莫不揮淚辛亥夏以誕生元子加恩區內明廟特命放還田里歸侍孺人于南原閱數月丁內憂制終尙在南中數年後朝議始許寓都城外丙寅伸雪罪籍隆慶丁卯冬還給職牒戊辰春拜軍資監判官俄換敦寧府己巳患風痰庚午春病益甚夏四月二十一日

終于藏義洞第享年七十八侯性溫謙與物無忤恬靜不趨勢利尙廉恥賤貪汙不營家業施與無靳常夙興夜寐非疾病未嘗偃臥儉約自牧不喜侈靡備經患難屢遭貧困人所不堪而未嘗號感於人其在謫中平日相知者雖宰鄰邑一不求惠故舊自京來則敘寒暄外不問近事如何事兄如嚴父同居二十餘年友愛無間教育諸子早令伯仲二子受業於金慕齋思齋之門滋以才行知名士林閒得禍甚酷再經流竄終於慶源配所侯年至老未嘗一日忘于懷言及輒下淚與人有誠悉去毛皮周急哀死咸盡其情若意合則雖少且賤者相歡如敵己親朋至必設

酒食子弟供具若品味稍勝於賓案則輒不自安止之接人之忠病中亦不衰聞人有善欽賞讚揚見人爲惡容恕掩藏門有孽屬因出入親密屢竊親身之物子弟欲究切之則輒曰豈余諾而忘之耶待其人如初進遠之誠老而不弛先忌將近絕不出入前期三日行素末年諸子請止不從病甚乃不克如志終夕銜恤若遇 中廟 仁廟忌辰亦前一日食菜悲感盡暑季子澈令 上朝以侍臣退朝則輒問 上讀何書進德修業如何澈以實對侯喜動顏色曰嗣王仁明吾東之福因勗以勤學輔導其臨屬續也親舊問疾者無少長皆延入臥內談笑自如執澈手

曰汝兒性悟宜勉教誨且曰吾家喪敗專由婚嫁失當汝宜知戒其歿也 恭懿 懿聖兩殿特賜優賻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高陽水洞某坐某向之原配恭人安氏系出竹山生於 弘治乙卯十二月甲子年十五歸于侯安公無他子只有恭人鍾愛特深恭人天性孝順而貞肅侍親居京也安公值職務煩劇或夜深不還恭人常於曲欄假寐以俟纔聞履聲卽下堂扶持日以爲式隆寒盛暑無敢少懈安公嘉賞曰汝何耐苦如此母夫人東萊鄭氏患宿疾恭人侍湯藥衣不解紐常膳必先嘗以進許進則少舒愉色不進則亦自廢食母夫人竟不起早世恭人孺慕倍

人奠必躬執三年後親舊勸安公改娶安公曰吾有一女可敵十男再娶何爲恭人衣服飲食極力供給較母生時加謹安公丁內憂時喪具皆取辦于恭人恭人至賣新婦時奩具以營襄事略無難色安公每對人稱篤孝之狀聞者擊節安公既卒恭人曰我天地間罪人但當奉所天育兒子盡誠於祭祀而已每祭親備庶羞子女既長猶不止安公神位所安之室朝夕手自灑埽家有畫器彩氈常自點檢十襲珍藏曰先考遺澤惟此二物居處不敢中於堂室曰父母所坐處不忍當也每見盛饌及新物則必薦于廟未薦則不嘗侯筮仕後恭人亦於曲欄坐起待仕退就

寢一如奉承安公之日不避炎沍年高無少替事姑甚謹曾自南鄉迎養于漢師膳服適時愈久愈敬孺人還南每稱與吾婦居百年無斃吾爲祭祀歸鄉心未嘗忘其孝也侯與兄同居也恭人待兄之妾無異同氣飲食必共庭無閒言有庶姊在海州安公一無所遺恭人分以產業曰某也執喪盡情可嘉也恭人氣度雖和治家主嚴二男先長教養尤謹警以楚達使無怠每晨必令婢僕灑埽室庭洗滌器皿無不潔淨方列昏則躬視扇鏞女入 東宮資裝不貲恭人拔貧營辦終始如一大小上下無不嘆服待姻黨鄰曲甚有恩意頻致饋遺而未嘗往來常曰喜出入

交遊在男子倘不可况婦人乎自奉喜寒素子女雖進美衣珍羞未嘗服御只進薄具而已寢處不具衾枕坐席僅取却塵安於人所難堪雞鳴而起夜分而寢到老不變子女憂其害於節宣則曰某奉親時習性如是無傷也丁未之禍滋自光陽移配慶源路經東郭外恭人往訣解親膚小衣以衣滋曰古者愛子征役若服母衣而往則速還矣因撫膺號慟行路聞之皆流涕于時禁府吏卒日夜排門急叫恣其凌虐僕妾四散恭人常獨登小樓隨問以應顛沛之際不至休迫禍熄侯或有鬱悒之容則恭人必百方寬譬以來和氣平居不形喜愠未嘗論人是非子澈歷官

清顯少無歆動之色或有疾病非甚苦不以語人自壬申寢疾雖在牀褥不廢澡潔 萬曆癸酉夏四月十三日疾革精爽不亂瞑目將盡祝曰諸子各享百年聲絕而終享年七十九六月耐葬于侯墓之左子男四人長滋以文科官至正郎次沼進士亦先歿次混以蔭補官前軍器寺僉正次澈擢壬戌文科狀頭前弘文館直提學女三人長卽 仁廟貴人先歿次適東萊府使崔弘渡次適桂林君璫 丁丑削勳復孫職故進書 男三人一曰起溟餘幼皆澈之子也外孫崔浚進士孫女六人其一適長湍府使徐希呂滋出也其二適進士李夢慶混出也其三適士人李基稷澈出也其

四今 上昭儀亦混出也餘在室珥從游久且厚  
因其請義不敢辭謹按家狀志于壙銘曰  
靡辜而鐘禍數之或然累避而受祐其定者天小往  
大來亨復乎季年垂孝兮考終琴瑟克全有寧一丘  
同域兮新阡梓樹兮日長毓慶兮絲絲

嵩善副正墓誌銘

趙靜菴有畏友曰嵩善副正諱漾字淙之是 光廟  
之孫而德源君曙之子也其曾孫培達從珥遊珥得  
聞公行己之梗槩公生于 弘治戊申四月二十九  
日天資粹美器度夙成潛心正學敬以持身雖當倉  
卒辭色不遽早失所怙事母盡子職平生大志惟在

忠孝儀刑於家內外肅穆傾財周急由親及疎自奉  
儉素如寒士絕意營產只好靜坐屋後構齋扁之曰  
磨磨之義深矣游心六藝靡所不通於樂於數尤妙  
嘗述璿璣之制著於世 正德己卯靜菴被禍公亦  
與焉謫尉山者十五年篤信無悶嘆服而從遊者益  
衆 嘉靖甲午蒙宥戊戌復職甲辰八月二十六日  
以疾終壽五十七是年十月葬于高陽食寺里公娶  
姜氏寔班城尉姜子順繼室女也沈靜寡言動息有  
度公之謫也夫人欲往從而不能跨馬習騎於家庭  
卒能行遠聞者酸鼻生二男二女男曰鶴壽延昌副  
守再中試藝陞都正曰眉壽延城副守女適參奉金



德純次適士人洪守紀庶子男女各四人男曰永壽  
延光副守曰億壽延源副守曰宜壽延豐令曰萬壽  
槐山令女長適朴龍壽次適村良柱次適姜文周次  
適李潰延昌有六男五女長曰原城令綏其子乃培  
達公之內外諸孫八十餘人銘曰  
志士有守居不能移公生綺紉迴脫俗羈親賢篤學  
敬義夾持橫懼黨禁慨不遭時雪誣返初淵潛自頤  
中身觀化修短疇司有幽一丘綏魄是宜仁者有後  
慶發螽斯

敦寧府正鄭公墓誌銘

珥謝事荒野疎於藻翰不能作人墓道文字有請輒  
辭門黨有沈君禮謙求厥外舅鄭侯瀟誌銘珥辭以  
不文且昧平生珥友成君渾曰鄭侯長者與朋友信  
白首不渝少也與渾叔父爲深交叔父妻孀居病篤  
渾觀其門日必躬問劑藥餌不絕者惟鄭侯也此事  
不可失傳沈君曰此一事也禮謙揚其隱德豈敢阿  
所私外舅生固有異質姿容俊偉器宇敦厚事親甚  
孝未冠喪恃哀毀盡禮考正郎公夙嬰羸疾早夜侍  
藥起居必隨以此廢科業己卯禍作正郎公謫玄風  
外舅奉養備至頓無羈寓之苦暨辛巳喪考奉旅櫬  
還先壟遑遑顛沛之際喪禮一遵宋文公家禮服闋  
閒居無干祿意以王母命應舉戊子中選補上庠辛

卯廷議表用賢者之後因此階宦路非初心也追遠以誠如得美味必手藏膳閣以待薦享國法禁宰牛俗習未革外舅未嘗以牛肉充庶羞曰不可以非法奉先祀必躬行不攝既塋尙然出入必告祠堂雖當倉卒不少廢其宰安山也鄉人有效之者其妻怪問其由答曰吾化於土主也少年之交多知名士聽松成先生及其弟叔玉及李涵元愷輩皆同志也猿亭崔壽喊一世奇男子也一見定爲莫逆友相礪以刻苦攜手徒步數百里同棲山室讀書成叔玉常曰鄭某氣象夷險可一節也其見許如此性喜儉素屏去靡麗慈子而能誨泛愛而親親事叔母如親孃愛從

兄弟如同胞妹死子孤收養無異己出宗族雖疎遠無不得其歡心與人樂易若無崖岸而其中有守倅于光州也徵斂務薄甚有惠政適有乘時暴貴者爲牧示侮色議多矛盾不失恭虔而謝病休官成聽松稱其善處外舅行迹大略如斯珥於沈君言得見鄭侯面因次其世系官職曰侯字某延日縣人遠祖諱均之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厥後代襲貂蟬曾祖諱自濟嘉善大夫全州府尹祖諱溱南部參奉考諱完選賢良 賜特科官至吏曹正郎妣河東鄭氏崇政大夫行戶曹判書河南君諱崇祖之女也以 弘治四年辛亥生侯正郎公以才學見於

士林與靜菴道義之契甚深侯克承嚴訓稱法家之子自嘉靖辛卯通籍歷官北部參奉廣興倉副奉事義禁府都事司鹽署直長軍器寺主簿司憲府監察出監衿川縣通判光州守安山博川二郡入拜軍資監判官四轉而陞敦寧府副正隆慶丁卯以歲凶省官見散廟堂有相識者議擢賢士之胤以爲士類勸陞拜敦寧府正萬曆癸酉侯年八十三以恩例優老授通政階親舊咸慶其夏感疾八月病革子弟進湯藥卽揮之曰吾享此壽猶服藥求生不亦苟乎遂怡然而逝越三旬壬寅葬于高陽某山先塋之後從治命也配淑人李氏先侯十二年歿其葬異壙

而同城侯先娶鄭氏再娶盧氏皆無子淑人是第三室乃益安大君之後玉溪副正之孫別提李孟元之女也克秉婦道合美毓慶生五男一女男長曰仁源娶同知中樞府事尹倓之女生二男一女曰洁曰滋女幼次曰義源娶宗室荒壤正之女生二男曰淇曰漬次曰忠源娶縣令柳均之女生三男一女曰涑曰汲一幼女適士人李大年次曰孝源娶忠義衛盧子龍之女生一女幼次曰大源娶同知中樞府事李世麟之女生一男二女皆幼女卽沈君之室今爲信川郡守銘曰

木老華疎流遠波淺夷考世族繼繼者鮮彼美鄭侯

克家承考厥考伊何瑚璉是抱堅志研學輔以同好  
乃揚 王庭矢挽世道運否愿作齋志以終寧馨令  
子詩禮夙通明發不寐佩訓周旋簪笏儻來匪我求  
旃誌祀奉先恪勤守職惠周同宗信著麗澤爰享眉  
壽子孫振振源深瀾盛根厚葉蓊受祉未艾貽厥後  
人

檢閱趙公墓誌銘

珥友趙君公保歿三年其孤存信求擴銘于珥珥欲  
辭不可銘又不忍遲回逾歲始克就謹按趙氏為漢  
山大姓遠祖岑在麗朝官至判中樞院事入我朝  
有諱末生受知 英廟官至領中樞院事於君為六

代祖君之高王父諱選利川府使 贈兵曹參議曾

王父諱壽堅果川縣監 贈兵曹參判王父諱邦佐

敦寧府參奉 贈兵曹判書考諱彥秀資憲大夫議

政府左參贊貞簡公母驪興閔氏忠義衛諱昌之女

君諱擴公保其字也 嘉靖乙未九月二日是君初

度也君少時軒卓不羈不屑章句好弓馬君於貞簡

公只一子酷愛君任其為其季父文貞公士秀戒曰

吾本儒家不意汝捨先業也君大悟遂折節讀書取

友多知名士甲子登上庠數年不第或勸蔭仕君曰

吾非祿仕者 隆慶己巳登乙科分承文院權知副

正字未幾陞實俄選入藝文館為檢閱患濕病不能

仕 萬曆甲戌遭外艱病益力翌年竟至不起時乙亥七月二十八日也年四十一母夫人尙在堂可哀也已以是年十月二十一日葬于楊州金邨里先塋之側君長身偉貌其中寬坦事父母孝待姊妹友務在悅親至作嬰兒戲貞簡公患石淋甚苦君吮出石卽愈母病取糞嘗之傾財喜施好賓客事杯觴興來哦詩若無拘檢而好善服義亦出至情聞人力學必豔慕不置嘗謁退溪先生先生許以善人嗚呼天假之年則君豈止於此君娶引儀韓翁女生四男三女存信其長也娶縣監具恩諱女次曰存善娶縣監具英俊女次曰存義存美皆幼女長適任奕業儒餘未

歸銘曰

嗚呼公保誰與我好順乎其外廓乎其內若將有爲而止於斯漢山之東有寧一宮刻銘幽堂用昭潛光

忠義衛韓公墓誌銘

公諱世倫字某清州人遠祖諱蘭佐高麗太祖三韓錄功三重大匡奕世冠冕入我朝猶然曾祖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節公諱確祖判敦寧府事西城君恭安公諱致仁考刑曹參判西原君諱備妣貞夫人宋氏嘉善大夫礪山君益孫之女以 成化乙巳五月庚申生公公生未閱月而母夫人卒參判公母弟敦寧府正諱侔無子且憐公在襁褓失恃取以爲後

妻以嫡女 弘治丙辰公連喪二考致哀如成人弔者咸悅公孝友真率輕財樂施朋友有食貧者與共衣食或分與臧獲無難色聞有喪必先嘗示若不穢者之尹氏嫡患毒腫進蚯蚓汁公必先嘗示若不穢者申氏嫡患瘟疫一家多染親戚莫敢顧公躬負媪以出用藥獲痊公亦無恙人以爲難公有五兄三姊晚年諸兄皆逝只餘孽弟世侄篤愛無間無日不相對客至未嘗不設酒食爲樂人或勸之仕公不經意一日冬曉風雪公臥聞路上喝道聲語其子曰布被土牀此亦足矣彼人良苦其恬靜如此公先娶南陽洪氏是石城縣監諱貴孫之女內資寺判官諱循性

之孫崇政大夫江寧君諱元用之曾孫生于 成化甲辰八月甲子溫惠而敏主中克宜上下咸得其情者凡二十八年而 嘉靖壬午四月丁亥先歿享年三十九其年七月窆于楊根水餘里後娶延安金氏是禦侮將軍行宣傳官諱石亨之女副司猛諱孝仁之孫通政大夫行閩延郡事諱敬之曾孫生于 弘治壬戌十月丁卯柔順而慈能紹內事甲午十二月甲寅公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越明年乙未三月將就窆洪氏之塋而穿牆有水氣不克葬丙申三月始得地于廣州治東早谷山斗尺里襄節公塋側移洪氏墓而合葬焉厥後十六年辛亥二月乙亥金氏歿

享年五十是年十月窆于同原公凡有三男二女長男曰脩丁酉升上舍補官不就 明廟朝用特薦拜掌苑令 上朝屢經憲官今為通禮院右通禮長女適郡守崔汝舟是洪氏生也次男曰倜以門蔭今為宗廟奉事曰倓中丙辰武科官至昌城府使早歿季女適任克是金氏生也通禮初娶正郎閔瑄女再娶提檢李公楫女不克育子只有妾子曰某倜娶崔植女生二男二女男曰希福希祿女適李晚生次某倓娶忠義衛朴芸女生一男曰希吉郡守有二男長曰浩天而無子季曰混中戊午進士丙寅文科今為某官任克生一男二女男曰慶雲通禮於珥先君為姨

弟珥生雖後通家有所聞知今被索誌銘不敢固辭

銘曰

惟帝昇衷我所秉彝求之匪遠顧謔在斯曰軒與冕外物儻來求非有益得或成災公厚天分重內輕外克孝克友善端藹藹沒齒潛光無怨無尤廣陵之東有寧一丘刻銘何為聊以闡幽

貞順翁主墓誌銘

貞順翁主 中宗大王之女而 仁宗大王之妹 明宗大王之姊今 上殿下之姑也母淑媛李氏系出大元父白先秉節校尉主以 正德丁丑十二月六日生生四歲而淑媛歿 貞顯大妃與 文定王

后憐而撫育之十歲受封十二歲釐降于宋公寅授  
 以礪城尉宋是礪山大姓前朝忠臣中贊貞烈公諱  
 松禮之後 中廟朝靖國功臣領議政礪原府院君  
 肅靖公諱軼是王考 贈戶曹判書諱之翰是考也  
 宋公以祖勳襲封君主性恭順不有其貴事舅姑無  
 失道 萬曆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六十  
 五有一男曰惟毅前敦寧府奉事娶左贊成鄭大年  
 女生二男曰圻曰垓圻今為典艦司別提娶大司憲  
 金弘胤女生一男四女其年十月二十九日己未禮  
 葬于楊州沙川縣立石里宋氏先塋左岡卜得日宋  
 人以珥從游久欲徵一語掩諸幽珥不敢辭銘曰

蘇羅山西維楊之北一丘卜吉允矣碩人之玄室

外祖妣李氏墓誌銘

李氏龍仁望族也有諱有若位三水郡守生諱益達  
 位全羅道兵馬虞侯生諱思溫以生員不仕娶崔參  
 判諱應賢之女參判賢有家法崔氏閨範修整以  
 成化庚子正月二十四日生李氏稟性和柔操心純  
 靜幼讀三綱行實能曉大義既笄適于申氏即進士  
 府君諱命和也申乃平山大姓進士曾祖考議政府  
 左議政諱槩祖考成均館大司成諱自繩考寧越郡  
 守諱叔權妣南陽洪氏進士飭躬有守不為非義燕  
 山朝短喪之令甚嚴進士執親喪哀毀三年不以法



撓己卯年間有欲薦以賢良者進士力辭竟已進士是介士李氏為賢婦兩美相合禮敬備至 正德辛巳進士遘癘疾濱死李氏禱天斷指誓以俱死進士忽夢神人報以當瘳次女侍側亦夢天降靈藥是日陰雲晦暝雷雨大作進士疾遂瘳鄉人異其誠事聞于朝 中宗大王 命旌門復戶明年壬午進士終于京城初葬于砥平後遷于江陵助山之原李氏仍居于江陵寔崔氏之鄉也 隆慶己巳冬十月二十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其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助山進士墓在前李氏無男有五女長適張仁友次適李主簿諱元秀次適生員洪浩次適習讀權和次適李

胄男諸孫二十餘人主簿即珥先君也俾珥主外祖

考妣之祀銘曰

有美閨秀窈窕柔儀庭闈承訓室家孔宜謂天有報晝哭無兒謂天無報壽到期頤鬱鬱助山合兆於斯猗歟流芳百歲無隳

習讀官權公墓誌銘

君權氏系出安東家在江陵諱和字希惠生于 正德戊寅以 嘉靖己亥作贅于同鄉申氏申氏平山望也室人是珥外祖考進士諱命和女也珥年四歲猶記其時事辛丑珥隨親入漢中戊申歸覲外祖妣李氏則君已克家內外完美喜賓客設酒食無虛日

厥後珥往來不輟以君宏麗其舍平臨迥野可以盪  
煩故夜宿所寓晝必詣君舍鄉人屢大會君不惜其  
費以爲樂 隆慶己巳冬珥喪外祖妣庚午服畢與  
君別于大關嶺下壬申君以事來京珥會君于陽德  
坊胥嘆後期之難 萬曆癸酉春君遊楓嶽山道中  
疾作徂夏竟不救享年五十五珥聞訃陪仲氏哭于  
坡山花石亭君少業文一中鄉舉旣壯去之試補習  
讀官又棄之爲人嚴直徑情而行發言處事無卑屈  
態聞善士之名則必起歆慕是可取也君曾祖考諱  
綸觀察使祖考諱棟參奉所後考諱璠忠順衛妣某  
邑某氏所生考諱璉進士以文名世妣安城李氏生

員諱碩珍之女也申氏先君逝卜葬于助山今十八  
年就而同域焉有一男五女男曰處均學儒女長適  
沈添壽次適朴爰次適奉教崔雲溥次適進士崔承  
安季女未歸內外孫皆幼雲溥妻在京聞君疾革沐  
浴斷指禱天尤使人悲也銘曰  
頎其形勁其中豈云無藝不試以終鬱鬱兮助山是  
君之幽宮

伯氏參奉公墓誌銘

伯氏諱璿字伯獻德水之李也考諱元秀司憲府監  
察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妣平山申氏 贈  
貞敬夫人祖考諱巖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妣南

陽洪氏 贈貞夫人曾祖考諱宜碩慶州府判官  
贈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妣海州崔氏 贈貞夫  
人三代之 贈以珥爵也伯氏於 嘉靖甲申九月  
己丑生于漢城幼學于家庭屢舉不售甲子秋始登  
上庠 隆慶庚午筮仕作南部參奉其年八月丁巳  
以疾終于漢城享年四十七十月葬于先塋之後平  
生不修邊幅與物無忤自少至長人無嫌嫉者娶善  
山郭氏前習讀連城之女家在懷德結褵十五年而  
寡有男女各二人珥休官卜築海州郭氏自懷德攜  
孤奉先主移于海州 萬曆庚辰冬珥承 召入京  
不能歸鄉明年春盡眷復寓于京郭氏或東或西惟

珥言不違此婦人所難也壬午七月感疾八月辛丑  
竟不起享年四十六是歲十月耐葬于伯氏是坡州  
斗文里也男曰景震景恒女適士人趙德容一幼景  
震娶安守基女生女幼銘曰  
貧而家食位止一命天胡偏塞壽又不永氣有屈伸  
惟冀後慶

申伯溫墓誌銘

君諱煦字伯溫申姓平山人高麗壯節公崇謙之後  
也入我 朝有曰潭禮曹判書乃君七世祖也曾祖  
諱永錫司憲府監察祖諱援社稷署令考諱誠美有  
高行不售母李氏參奉瀉之女以 嘉靖戊子生君

君爲人恬淡寡欲蕭然如在塵外嘗從履素李君深以理義爲悅事親孝與弟友待人必以誠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平居體不勝衣至於制事行義勇不可奪至十八父以瘟疫終君亦遵厲力疾行喪必問於禮既葬朝夕號哭於墓幼育於姑家姑無子欲以家資委君奉祭君引義固辭姑涕泣敦諭而君竟不從乃以同姓爲嗣爲親應舉數奇不第 嘉靖辛酉四月戊申以疾終享年三十四是年八月庚申葬于驪州趨翼山下娶內禁衛金鼎之女生二男一女皆幼曰氣之粹者鮮厚捨司命兮將誰咎有溫其容兮有確

其守蘊斯美而何施我不培兮耕不穫驪興之阜翼山之麓有寧一宮千秋是宅

行狀

先妣行狀

慈堂諱某進士申公第二女也幼時通經傳能屬文善弄翰又工於針綫乃至刺繡無不得其精妙加以天資溫雅志操貞潔舉度閒靜處事安詳寡言慎行又自謙遜以此申公愛且重之性又純孝父母有疾顏色必戚疾已復初既適家君進士語家君曰吾多女息他女則雖辭家適人吾不戀也若子之妻則不使離我側矣新婚未久進士卒喪畢以新婦之禮見

姑洪氏于漢城身不妄動言不妄發一日宗族會宴  
 女客皆談笑慈堂默處其中洪氏指之曰新婦盍言  
 乃跪曰女子不出門外一無所見倘何言哉一座皆  
 慙後慈堂歸寧于臨瀛還時與慈親泣別行至大嶺  
 半程望北坪不勝白雲之思停驂良久悽然下淚有  
 詩曰慈親鶴髮在臨瀛身向長安獨去情回首北邙  
 時一望白雲飛下暮山青到漢城居于壽進坊時洪  
 氏年老時辛丑歲不能顧家事慈堂乃執冢婦之道家君  
 性儻不事治產家頗不給慈堂能以節用供上養  
 下凡事無所自擅必告于姑於洪氏前未嘗吐姬妾  
 名侍婢皆名姬妾言必以溫色必以和家君幸有所失則必規

諫子女有過則戒之左右有罪則責之臧獲皆敬戴  
 之得其歡心慈堂平日常戀臨瀛中夜人靜時必涕  
 泣或達曙不眠一日有成長沈公侍姬來彈琴慈堂  
 聞琴下淚曰琴聲感有懷之人舉座愀然而莫曉其  
 意又嘗有思親詩其句曰夜夜祈向月願得見生前  
 蓋其孝心出於天也慈堂以弘治甲子冬十月二  
 十九日生于臨瀛嘉靖壬午適家君甲申至漢城  
 其後或歸臨瀛或居蓬坪地辛丑還漢城庚戌夏家  
 君拜水運判官辛亥春遷于三清洞寓舍其夏家君  
 以漕運事向關西子璿珥陪行是時慈堂送簡于水  
 店也必涕泣而書人皆罔知其意五月漕運既畢家

君乘船向京未到而慈堂疾病纔二三日便語諸息曰吾不能起矣至夜半安寢如常諸息慮其差病及十七日甲辰曉奄然而卒享年四十八其日家君至西江理亦陪至行篋中鍤器皆赤人皆怪之俄爾聞喪慈堂平日墨迹異常自七歲時倣安堅所畫遂作山水圖極妙又畫葡萄皆世無能擬者所模屏簇盛傳于世

外祖考進士申公行狀

進士申公諱命和字季欽天質淳懿志操有定自少讀書時便以善惡為己勸戒及長篤于學行非禮不動燕山朝丁父憂時短喪法酷進士竟不廢禮表經

廬墓啜粥毀瘁親爨以奠盡哀三年以此時論多之中廟朝尹相公殷輔南公孝義等欲薦以賢良進士固辭遂不能強之也進士生于 成化丙申中進士于 正德丙子 嘉靖壬午仲冬初七日乙巳卒享年四十七葬于砥平赤頭山麓其後遷葬于臨瀛助山進士娶李氏生女五人長適張侯仁友次即師任堂次適洪生員浩次適權君和次適李君胃男進士平日與子姪談笑時皆不失度動有規範一日李氏如廁還時失足將仆諸女趨扶之既而皆莞爾進士見而語之曰父母氣弱所可憂懼反更笑耶諸女慙謝其觸事嚴誨類此故諸女遵教頗有賢行進士之

接人也言必有信一日丈岳李侯與友期會而因事未往將抵簡令進士書之曰託以微恙可也進士正色曰過情之語不可告人終不肯書又於正德辛巳將醮次女于時朝京人還誤以廣選處女之說惑衆萬口洶洶有女之家不因媒約狂趨迎壻雖士大夫之家莫有具禮者進士獨慨然傷俗竟依婚制從容納幣其固執於善如此

聽松成先生行狀

先生姓成諱守琛字仲玉昌寧人我朝初有諱汝完佐太祖位領議政先生其六代孫也曾祖諱得識位漢城府尹祖諱忠達位縣令後贈吏曹判書

考大司憲思肅公諱世純妣貞夫人金氏江華府使諱克愜之女左議政諱國光之孫思肅公立朝蹇蹇有大臣節金氏亦賢夫人以弘治六年癸丑二月十九日甲寅生先生于京城生而異凡弱不好弄儼若成人天性至孝族黨皆稱爲孝兒旣知讀書便曉大義恒加程規日益將就正德甲戌先生年二十二丁思肅公憂守墓于坡州向陽里哀毀過禮三年啜粥日三上食必哭盡哀躬執饌具不委童僕晨起埽塋域焚香拜跪暮亦如之祁寒溽暑不廢有客過其廬感其孝誠投詩而去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繼家君啜粥誠橫日焚香哭徹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

兼曠一法朱文制當今此始聞服闋之後每值忌日先期一旬齋戒祭時哀慟如初喪素服終日不接賓客朝夕必展謁于祠堂出入必告與弟守琮遊於靜菴趙公之門俱有重名識者以英達許其弟而至於敦厚華粹則咸推先生也太學諸儒欲疏其居喪孝行于朝先生之友尙公震時居上庠止之曰某兄弟力學之士也將期大成不可使一善之名早聞於世也事不果上先生聞之稱其識量待母夫人居晨省昏定必具甘旨兄弟怡怡養志無違妻子貧窶不以爲意己卯之士聲聞太盛先生以爲憂且自丁憂後身抱羸疾自度不能與世俯仰遂閉門不出不事科

舉家在白岳山麓於園北松林中築書室數間扁曰聽松獨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手寫太極圖以玩索造化之原自通書以下程朱之書悉類會鈔錄常置座右以學爲樂不以外物累其心邪淫之聲未嘗經於耳不正之色未嘗接於目也 嘉靖辛丑朝廷方舉遺逸慕齋金公將薦先生問于洪公奉世洪公曰朝廷欲求堪任百執事者耳成某則年垂五十不求聞達徵辟之下徒使斯人難於進退而相公亦被近名之誚不如且已金公曰朝廷薦賢雖未大用某待罪列卿當薦一時第一流使姓名達于 楓宸可也他何足屑仍問曰子是成君執友可論斯人地位洪



公對曰成某資高學成竊謂守死善道斯人當之金公曰止此而已乎其見重如此金公雖不果薦而朝廷竟授 厚陵參奉謝 恩而不就職癸卯母夫人隨季子守瑛之官德山先生爲母寓于縣之伽伽寺先生有聘家舊業在坡平山下午溪之側卜居其中扁其堂曰竹雨以爲終焉之計以母夫人故不敢歸也其弟知先生意求換積城縣先生始居于牛溪時甲辰秋九月也自是母夫人或在積城或就牛溪先生觀省之外不出谷口其弟官滿先生侍母歸牛溪田少土瘠庾釜或罄而母夫人常極滋味妻尹氏亦和柔寡欲養姑承順不憚勤苦母夫人稱之曰吾婦

能安余志壬子復徵遺逸 特授六品階先生到京城或疑其老不當出先生語人曰吾世臣也豈可偃蹇以辱 君命病不能仕則業已定矣但尋便一謝以答 聖恩可也謂之遺逸則非其人矣于時廷議欲試以臨民之官同徵五人皆補外先生初拜內資寺主簿入京之日改禮山縣監謝 恩而不之官吏曹欲授近邑冀其一就奏換免山又換積城先生適疾作未能謝 恩俄而母夫人得疾歸而侍藥是年十月母夫人卒哀毀致疾發必氣絕僅得支持猶廬墓終三年先生以祠堂宗法自有禮制惟墓祭則國俗子女輪其節祀臨時齋送或不誠潔世代寢遠廢

祀者多乃立墓祭之法優置墓田及臧獲構屋墓下藏器有閣收穀有庫具饌有廳致齋有房凡百皆備以至牀席器用之細皆親加規畫無不精固爲之立籍以爲經遠之圖或曰如此過厚後將至於廢弛先生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後之替引在子孫賢否耳豈可逆料廢弛而先自忽之乎節祀之時令奴婢齋浴掩口而具粢盛甚豐且潔焉先生又慮墓直奴婢後爲本宗子孫所侵奪乃益之以自家奴婢且命其子曰汝當體我之心遺書子孫俾無侵奪可也先生自少多疾畏寒晚年益苦雖薄寒不敢出每值春秋和暖命駕之田間田父野老與之談話風詠而歸一

室圖書塊然靜處謝絕世故若無意當時四方風土人情物宜靡不周知感時憂國出於至情嘗有所感出孟子好善優於天下及人不足與適也兩章而三復之曰嗟呼有能以此說進於吾君者乎顧語其子曰余幾於流涕也每聞郡縣催科輒嘆曰吾民飢粥且不繼何以辦此不怡者竟日四方之士多造其廬而拜焉搢紳之官于州縣適是邦者卽其家存問休譽益盛而自謙益卑每聞稱道退縮不受自號坡山清隱後改牛溪間民曰吾可謂之清隱乎庚申歲復徵拜造紙署司紙先生年已六十八矣老且病未能謝恩尙公時爲首相抵簡曰恩命出於聖

衷其亟來謝先生復書曰昔者文立不薦程瓊知其稟性謙退年垂八十無復當時之望故也今公非知我者耶尙公又貽書責之竟不起焉辛酉冬妻尹氏卒壬戌夏先生發濕證臥不能起癸亥春病甚自是沈緜日就漸盡而神更清茂至甲子正月二十五日己亥卒前一日謂其子曰我死矣汝以貧故常欲殖穀而葬親君子之於貧賤素其位而已何至作如此事乎慎勿爲之其子曰謹受教因泣曰病將愈矣何爲出此言乎先生曰死生常理奚復云云一遭歸盡良是易事其子請益有所教先生曰吾言在平日至此復何言言語慮事無異平日授以斂襲治喪之禮

且曰銘旌書初授主簿可也遂更衣就枕將絕左右扶其手命止之遂卒享年七十二先生天分極高重厚忠信身長骨秀儀刑甚偉喜怒不遽言笑有時望之儼然知其德器也素志冲澹迥出物表視世之所屑者不翅若草芥也其學以反躬切己爲務以誠爲主未嘗輕以語人嘗謂學者曰道若大路而聖謨賢訓昭如日星知之不難要在力行以實其知耳言語之學都不濟事又曰聖人之門聰明英邁之才不爲不多而卒得其傳者乃魯鈍曾氏子耳然則爲學豈在多言世有能言聖人之學盡思而反之身也每勸人讀小學曰修身大要盡在於此今人不讀是書惜

然不識人道居家何以事親立朝何以事君乎先生安居靜養得力尤多老益高明或閉戶獨臥經旬不言或擁衾儼思夜分不寐每有意會輒欣然自樂語人曰余老來讀書方知其味無窮使我讀書於今日則庶幾有得而七十之年衰病俱極深可嘆也教誨其子使至於道嘗謂曰汝當讀書實踐謹守汝身教育二兒俾知向方以傳其家可也此二者吾所望也先生兄弟四人友愛甚篤伯兄家貧常以酒食致養不絕其居家內外肅穆衆事自理凡有所爲盡其規畫必至於成就其外舅無嫡子只有孽息棄不省錄遺命以先生之次子奉其祀先生曰外舅又有先考

非外孫所宜承祀請于妻母金氏欲取同姓爲繼後金氏不從請取孽子爲後不得已許之先生乃命名而俾奉祀焉輕財周急不遑自恤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皆賑助之至以臧獲分與兄弟朋友略無難意平居日用若無有異於人而其收束檢制處則浩然以淡泊自守常情所不堪而方且自以爲樂也飲食無所嗜好豆飯菜羹未嘗不飽晚年盤有重肉命去其一衣服只取周身常服狗皮裘絹紬之屬不以掛體嘗自贊曰其容枯槁其貌亦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駁終始無違宅邊樹桑柘成林而不事養蠶或問其故答曰使余扶杖徜徉于其下綠葉成陰

清風徐來如是足矣前溪魚蟹亦不喜漁也性雖高  
潔而接人無貴賤大小懽然如親與鄉人處飲食言  
笑油油如也奴僕之微亦撫以誠軫其衣食焉及門  
之士被其容接者穆然如在春風中觀其眉宇鄙吝  
自消聽其談論放心自收其言溫厚平易無智愚皆  
獲其益聞人一善輒嘆其不可及見人過失未嘗面  
斥惟示其微意使之漸化聽言處事不露圭角若無  
可否而至於斷以義理則有凜乎不可犯者有一上  
舍請書其先祖墓碣其文乃李季甸所撰先生默閱  
良久曰子識李季甸所爲乎對曰不知也先生曰南  
秋江許詡傳載此人之事遂不復言其生悟其意不

敢復請其筆法不求妍媚惟以奇古老蒼爲主而墨  
氣高明自成一家其得意時運筆神速妙若化工評  
書者推爲當代第一此雖遊戲之末而可想風標之  
出塵俗也人藏遺墨以爲家寶焉其於文藻略不用  
功有時吟詠山家興味得之自然非世之篆刻者所  
能及也性不能飲或飲一勺輒微醺醺輒高吟音韻  
滿室好看陶淵明詩且悅其爲人每有曠世相感之  
意也其歿也遠近識者聞之嗟悼曰山林空矣鄉人  
朴宗文尹希慶等治喪一依家禮家無儲粟其子將  
鬻田以葬會司諫院 啓曰伏覩坡州居前積城縣  
監成守琛初以遺逸授本職謝以身病終不之官安

居田里頤養精神力行古道杜門求志行年七十有二卒以窮約而死斯可謂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其於喪葬宜加恤典請令禮官商確事宜文移本道俾助襄事以示國家尊賢敬老之意 主上嘉納下其議于禮曹賜槨一部且命京畿監司優賜米菽發引造墓時皆出役軍誠近代所曠之典也先生故舊及常所往來或聞風向慕者皆賻其喪以四月初二日癸酉葬于向陽里先塋之側卯坐酉向之原尹氏墳在其左焉尹氏系坡平判官士元之女參判垓之孫也生一女一男女適直講閔思道生三男一女男曰成己早歿曰成章進士曰成憲業儒女適生員尹

勉男渾娶郡守申汝樑女生二男二女曰文澤曰文濬皆業儒女幼先生歿後三年丙寅 命贈中直大夫司憲府執義嗚呼先生本源甚厚而充養完粹介不絕俗通不踰閑晦迹草野罕接人事而不形之德得人心服賢者敬其實不肖者慕其名譬如鳳凰芝草咸以為美瑞焉同風傾仰者亦但見其氣宇宏深莫可涯涘而已至於踐履所造之域則鮮有深知之者珥與渾為友而獲窺先生道德之光今因聞知于一家者而謹誌其一二如此

領議政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鐸字善鳴全義世家也始祖諱棹謁高

麗太祖于錦江有護涉之功麗祖賜名遂佐麗祖策  
開國勳官至三重大匡太師自是世踵其美十一世  
而至諱龜始事我朝官至漢城尹生刑曹正郎諱  
直幹是公高王考也曾王考諱宏植求禮縣監贈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王考諱孟禧光陽縣監贈崇  
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考諱昌亨信川郡守贈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妣密陽朴氏贈  
貞敬大人濟用監僉正諱維之女三代之贈以公  
貴也公生于正德己巳四月丙戌自幼氣度不凡  
見者奇之議政公常曰此兒終必大吾家年十七陪  
叔母下南鄉於逆旅僮僕與鄰人鬪鄰人稱被毆者

將死到寓舍作亂一行喪氣公出踞繩牀招問其由  
卽縛其奴付鄰人曰殺人者法當償命恐其逃故今  
付汝告官但歐不至傷而汝敢作亂則汝亦有罪言  
已杜門戒僮僕不言夜半鄰人潛還其奴議政公聞  
之喜曰此非厥兄所能爲吾所以必遣此兒也及長  
力課學業善於詞賦取友必擇勝己言動不苟同儕  
推重不敢侮嘉靖辛卯中進士試乙未春李林樞  
登第分承文院權知副正字陞至著作薦入藝文館  
爲檢閱遷承政院注書未及就職丁父憂是丙申歲  
也戊戌丁母憂辛丑服闋授承文院博士例陞成均  
館典籍歷承文院校檢工禮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

兼春秋館記事官甲辰陞刑曹正郎歷成均館直講  
兵曹正郎可憲府持平杜門靜處不事交遊人或疑  
之乙巳由禮曹正郎出拜大同道察訪不以補外介  
懷力於馬政驛路用蘇無何病遞拜兵曹正郎俄遷  
吏曹丁未用薦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時士林之禍  
甚慘公適與陳復昌爲同僚復昌方附權姦播時議  
公竟日相對無一語及世務只事杯酒戲謔復昌語  
人曰某也佯狂外我不欲開懷聞者危之戊申陞司  
憲府執義時大司憲具公壽聯欲劾李芑貪縱議于  
私第公避其言從之俄左遷司宰監僉正拜弘文館  
校理陞至應教坐事罷爲成均館學官逾年授宗簿

寺僉正辛亥陞本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移弘文館  
典翰轉直提學壬子陞承政院同副承旨遷爲僉知  
中樞府事癸丑以進獻使赴京清慎律已行橐蕭然  
從者畏戢不敢犯法到一驛館館人曰此舍有妖使  
臣皆不寓宿公強宿焉其夜適患霍亂甚苦從者疑  
恐請移他舍公執不聽自後邪說始息秋遷弘文館  
副提學時尹元衡以妾爲妻倡起庶孽許通之路大  
司憲尹春年助成之人莫敢言者公上劄論之甲寅  
復入銀臺乙卯轉左承旨是年倭寇陷達梁都下震  
驚調發釋騷文簿叢委公出納無少錯俄陞都承旨  
以病遞歷掌隸院判決事司諫院大司諫工禮戶吏



曹參議戊午以都承旨陞嘉善己未以黃海道盜起特命公爲觀察使入界不事追捕惟務安集未及期以病遞付西班遷同知中樞府事歷工曹參判壬戌由刑曹參判出按忠清道時李樑用事公笑謂同志曰君與我不知權門或問曰樑門炙手可熱公不一踵無乃太露形迹乎公笑曰如我老病之腰豈可屈於昔日郎屬乎未久病遞癸亥樑敗歷禮曹參判重歷大司諫副提學五拜司憲府大司憲再拜吏曹參判累帶摠管且兼成均同知乙丑尹元衡罪盈惡稔公論激發公時爲憲長與大司諫朴公淳率同僚伏閣請遠竄三公繼發至於舉朝立庭乃命削爵放

歸田里元衡之奴有怙勢爲民害者自府拿致杖殺之權姦旣去出入其門者多不自安公曰一時相識豈盡其黨乎但當治其甚者而已持論甚平要在鎮靖人服其量是年以吏曹參判擢拜資憲大夫工曹判書以御札特命也歷戶曹判書漢城府判尹知中樞府事復長憲府隆慶丁卯拜禮曹判書時穆宗皇帝登極翰林院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以詔使入境明廟昇遐今上以權知國事將遂詔使兩使皆講禮者乃謂禮官曰權知國事未受命爲王當與羣臣同服事出變禮典故無據往復未定公乃以世子七章之服爲請詔使許之又謂迎

詔時不宜乘釐舉朝憂悶公善辭得請相禮之際容  
止可觀領議政李公浚慶乃嘆曰某當大事風力過  
人不可及也歷議政府右參贊戊辰以兵曹判書陞  
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知經筵事俄判吏曹  
時承權姦之後仕路淆濁公奮然欲矯積弊銓選一  
主公論建白才行之士不拘試才與否皆得除官識  
者是之流俗不平人或尤其創新公曰不如是無以  
疏滌痼習由此名士不沈於下庶官得人近世掌銓  
者無出公右士望益重焉明年辭遞歷判中樞復拜  
兵判公不欲連操政柄辭遞為知敦寧府事是後復  
拜吏判者一判中樞者一右贊成者再兼判義禁府

事者亦再辛未六月卜相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公聞命  
杜門自訟曰如我者亦至台鼎未知國家事終何如  
也憂形於色既謝恩以無學術自歎引張詠蒼生  
無福之語懇辭再三不獲免乃就職時朝廷設正供  
都監欲矯貢物防納之弊公為提調夙夜憂勞思善  
規畫而上志不欲更張衆論不一公謂人曰先  
王成憲雖不可變法久弊生不可無損益今拘仍舊  
不能變通則豈今日救焚拯溺之意乎都監竟無所  
成而罷壬申春以疾乞免上命史官敦諭遣醫賜  
藥病彌留辭章九上乃允聖批有曰卿輔國之

心不以進退有間茲允所辭既遞相移樞府或判或領萬曆癸酉九月復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公上疏陳情曰臣身事三朝歷忝清要及遇聖明濫蒙寵擢而疾病沈痼遽爲廢物有時傷嘆涕淚自零恩同天地效乏涓埃陳乞之事不過請骸臣罪當誅臣雖無狀豈敢不思國恩而求逸其身哉雖欲扶曳就列策礪驚鈍勢不可得也聖批答曰卿德望素著實合具瞻宜閒居論道勉輔寡昧公懇辭不已上遣史官諭曰大臣職任甚重卿以宏才碩德累上辭章若無意於世予心欽然卿宜調理出任以副予意公辭不獲乃

龜勉就職時侍臣有建白請依祖宗故事以未出身有學行者參補臺職上問右議政盧守慎曰此言何如守慎對曰臣意則以爲可行但此在聖斷耳乃命議于諸大臣公獻議曰帝王之用人惟在於得人何關出身與否乎苟有力學踐履恬靜自守無意銜玉者則雖置之公輔可也何獨臺職乎近來專以科第用人才德之士多沈而不揚至如曹植乃一時遺逸而除拜不過冗官終不得吐一言而死此賢者所以不至也自今臺官參用未出身人一以復祖宗之規一以恢用人之路則豈不有光於聖治乎時西海坪胡人梗我驅逐伐穀之師我軍奔北議

老欲舉兵窮其巢穴以刷其恥公曰興師動衆必稽天時人事不可輕舉今者天災疊現兵力不完只可固守待變非舉兵深入之時也軍竟不發甲戌春以白虹貫日之變 上下手教自責求言一日 上御不顯閣引見大臣侍從以災異爲憂公進曰 君上所當克念者敬天勤民茲兩事耳伏見求言 手教出於至誠成湯六責蔑以尙茲古人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又曰敬天以實不以文苟能終始至誠無一毫私僞雜於其間則敬天勤民克盡其實矣張南軒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以此見災變由於人君之一

念可不畏哉念茲在茲無或少忽焉公去冬喪女過慟傷神至是宿疾重發乃辭職 上慰諭甚敦至有爲國柱石安危所係進退非輕之語章凡十一上乃允遞拜判樞雖釋負就閒而病不少愈藥餌無效丙子春正月甲辰卒于正寢享年六十八病革精神不變謝醫曰吾病無可爲者多謝勞枉顧語子海壽以殯斂之宜且命葬後依禮返魂海壽問曰神色如常何至於此公曰死生常理聖賢所不免我則人事已極復有何憾今夜雞曉吾死矣果如其言訃聞 上震悼進素膳輟朝三日常典外別遣近侍致祭禮數優異是年三月丙午用一等禮葬于京畿積城縣南

閒山里亥坐巳向之原從先塋也公資稟醇厚體貌  
豐厚孝於事親務在色養其侍病也未嘗解衣而寢  
累年不少怠連喪怙恃哀毀致傷一生痼疾原於此  
尤力於追遠宗家奉先之儀無所不用其誠友愛兄  
弟視從子如己出當官處事必思盡職謹嚴自持少  
無干進之意而清望自歸凡有 君賜必感激起敬  
待使者盡其誠禮雖病中不衰平日謂諸子曰吾死  
後棺槨自有 君賜勿論厚薄必用之故一家送終  
之具一依官庀其敬 君之賜如此器量寬而有容  
待人坦懷無町畦能受人之善其判吏曹也鄭澈爲  
郎力主公道公無言不從一日笑謂曰銓衡之際宜

採衆論故我從君言矣然幸勿以必用吾言望於人  
人必有不能容者矣厥後果然有一武士潛私公所  
蓄妾妾本倡也公知之卽放出終不言武士姓名輕  
財喜施撫孤恤寡助婚資賻喪需各盡其情親戚故  
舊鄰里皆得其歡心常謂厚倫之道莫先於明世系  
乃與同志族人立譜錢梓分于一門徧及疎遠曰此  
於睦族不無少補居家尙儉約服飾器用無金玉綾  
段教子弟每勉以清素於物無所玩好公退只對客  
看碁而已家業素貧只資祿俸絕無他管或至乏絕  
猶以盛滿爲戒對子弟歎曰不德而致高位無功而  
享厚祿此招禍之道也汝等勿喜常曰司馬溫公曰

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此則地位甚高人不能及吾於一家事亦未嘗有隱於人此吾平生用力處也晚年好看書或終日不輟曰吾不幸早第身且有病不曾讀古人書到今面牆雖悔可追公雖以不學自謙而愛人好士其中毅然自守故士林倚以爲重而沈痾作祟不享遐壽識者咸悼惜之內子贈貞敬夫人李氏貫龍仁秉節校尉諱宗藩之女司僕寺正諱績之孫僉知中樞府事諱行儉之曾孫也夫人生于 正德己巳十月乙巳性溫惠歸公家事上益下甚得婦道雖已貴顯不敢自暇自逸 嘉靖乙卯閏十一月庚寅以淑夫人終享年四十七丙辰

三月庚午卜葬與公同原有三男一女男長卽海壽僉知中樞府事娶縣監鄭惟義女生三子曰勸曰勸曰勸次曰淮壽軍器寺判官娶禮賓寺別坐金天宙之女生三子曰勗曰劼曰勵次曰溟壽娶穆清殿參奉申纘之女早夭無子女以劼後女適永同縣監金甲生有二子一女海壽辱與珥爲僚友珥亦登公之門被國士之遇不可謂不相知也茲撫家譜所載及平日所聞知者如右

宗簿寺正盧公行狀

公姓盧諱慶麟字仁甫系出谷山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妣某郡某氏某官某之女公

生于 正德丙子擢 嘉靖己亥別舉補太學官由  
學諭陞至博士歷戶禮刑工四曹郎平安黃海兩道  
都事司憲府持平掌樂宗簿兩司僉正出拜羅星二  
州牧使入爲宗簿寺正壬戌拜肅川府使越二年甲  
子以治狀陞通政公有賊獲在關北者流入關西請  
墾閒地奠居公使處安州之野遂成一邨闢荒作田  
數頃安鄰於肅監司意其自占近邑之田啓 聞以  
罷隨有臺論奪堂上階時丙寅秋也公歸海州田墾  
爲終焉之計素有風濕疾平生以藥餌自扶在肅時  
有人示以服鐵液之法極稱神效公苦於多疾欲試  
其方服之踰年精神頓耗乃止 隆慶戊辰春病轉

甚鄉無善醫恐不可救輿入京城百藥無效 朝命  
下拜成均館典籍竟不能謝 恩以四月己亥終享  
年五十有三公心慈而氣剛操守之堅人不可撓任  
情直行不避嫌疑少與陳復昌相狎復昌旣貴顯往  
來遂疎人或勸之見公曰遂初所爲殊不滿人意一  
日復昌自寫屏箴示人座客交口稱譽復昌問公曰  
何如公徐曰常品中好書法復昌勃然曰君何以常  
品觀耶積憾不已公拜持平被劾左薦陳之爲也羅  
星之爲州地廣民稠詞訟浩繁公莅事精明語不出  
口而衆務悉辦黠吏豪民莫不心服迄今稱不容口  
治星旣久政成事簡獎儒勸學士多興起乃立書院

于雲谷以為藏修之所在伊川之上厥後退溪先生名之曰川谷書院祀程朱兩先師配以鄉賢李兆年文風賴以益振在星六年屢蒙朝廷褒獎聲聞赫赫治肅也大修黌舍具祭器一依禮制遐荒之士亦知慕學公少登巍科無同榻講磨之友雖好善愛士而量度峻隘於人少許可且不能隨時俯仰坐此立朝無相推薦者居官一蹟竟不見引手相救者嗚呼此亦命也娶安東金氏繕工監正諱漢老之女也生三女長則珥之室次適宗室德源守鏡義次適上舍生姜宗胤側室具生二男長曰孝蕃次曰孝順皆幼某月某日葬于某山先塋之側謹錄其官次行事求誌

于斯文作者以圖不朽

天休堂李公行狀

先生姓李諱夢奎字某慶州人新羅始祖赫居世佐命功臣李謁平之後也六代祖知仁州事諱元普生判官諱昇判官生工曹參判諱延孫參判生僉知中樞府事諱嵩壽即先生之曾祖考也祖諱成茂官至判官後 贈吏曹參判考諱仁臣官至主簿後 贈吏曹判書妣光州潘氏節度使諱熙之女也以 正德庚午二月初六日生先生于京都白岳山下生而異凡風骨秀爽生未數歲母之私姊妹宗室興寧副正無嫡子取以撫養將託後事習語之時即知讀書



年甫十歲已通大義搢紳先進來見者皆奇之十三歲入學訥齋朴先生時爲學官深加嘆賞曰他日必爲國器金相公某寓于先生比舍一見而異其爲以其子妻之時年十六弱冠丁外憂喪制一遵宋文公家禮廬墓三年庚寅歲養母卒先生念保育之恩義服齊衰三年守墓于高陽哀慕以誠思齋金相公道家食于同里聞而嘆服就與之語尤加敬重因與往來不絕每論當代學者必稱先生曰氣宇之宏天分之高非人人所及云服闋又丁內憂連遭大喪氣力柴盡人恐其不能起幸得支持以至免喪與兄弟分財時必辭多取少有一兄未有室家先生分與以所

占之田曰兄於昆弟中最窮且無室家故以此周急爾凡得玩好昆弟有欲者則不待發言而先與之無一毫吝惜之意其事養父誠孝備至耳目之娛心志之樂必爲之致人以爲難焉庚子歲中生員試其在泮宮聲譽甚盛爲儕輩所推重館中之議必待先生主張乃定一時名士輻輳于家車馬盈門無虛日非其所樂也 仁廟初館中年少爭相高論先生憂之遂不居泮高論之士未幾皆敗甲辰歲興寧正卒先生執喪如親子士大夫弔者填溢街巷初興寧有庶子四人皆頑嚚無狀興寧不子之使之足不及門先生常從容規諫諭以天性之親興寧意稍解至是先

生以爲養父母於吾恩同所生喪葬祭祀固當盡誠以報萬一但以異姓不合承重當屬庶子乃招庶子而勗之曰養父平日不有汝輩使我承重今雖不可相負但既有繼姓之子而使異姓奉祀於義未安汝宜改行易慮敬主其祀毋使先人含恨於地下若其棗盛器皿則我當辦具不煩於汝庶子皆感泣同廬墓側三年之後田庄臧獲不依國典分數而優給庶子至於財產則任其自用一毫不取曰汝等飢寒則吾誰與足一門咸嘆其不可及庶子輩始則感其義旣而溪壑無厭紛爭不已糜費無節或死於桎梏或至於流離先生亦無如之何先生聘家之業在保寧

先生素厭城市遂棄科業浩然歸田時丁未年也所居有園林水石之勝闢一書室極其蕭麗扁曰天休因以自號堂前開小池受山泉多栽花草嗒然獨坐或至夜深每有意會輒發於歌詠模寫桃源圖及以聽松所書歸去來辭掛之左右翫賞之餘悠然自怡常慕巢許之洗耳夷齊之採薇元亮之三逕有曠世相感之意其作歌詞格高意遠時人多傳其曲居家日用或窘而恬不介意妻金氏亦治內有法克順其志先生敬重焉閨門之內甚和且整或勸殖貨爲子孫計先生曰不求聞達閒臥林泉者只爲省慾頤神安過一生而已古之君子終身貧窶不免飢寒倘有

樂天如命者如我則雖不優足苟非凶年不憂朝夕豈可更以殖貨煩吾慮耶吾子孫若非不肖則如我足矣如其不肖多田何益癸亥春伯兄卒于京城先生適抱疾奔喪傷慟之餘氣力頓憊葬後還鄉至夏疾作六月某日卒享年五十四一鄉之人無尊卑無少長匍匐臨喪如服期功累日不去只如牛童走卒亦不忍食肉皆曰賢者逝矣春不相杵野無農歌者踰月先生天資夷曠風神高亢富貴榮達不動其心其少也外舅金公欲官之先生拒不受請官其兄金公義而許之其後銓曹欲薦其賢有執友爲郎者言于同僚曰我知某之心必不肯屈而徒益其名名者

彼之所惡也何必益其所惡哉議遂沮時人高先生之志操而服其友之知心也先生之子女既長權貴多有求婚者先生善爲之辭終不應諾常曰連姻巨室非安分知命者也父兄早逝孀婦食貧先生撫其子女無異己出取一女一子辦其裝資及時婚嫁使得其所其待客也或以麪藥聲色爲娛若託興放意者而至於獨處時則止酒簡色終日湛然其歸保寧也妻金氏以其母夫人老病不忍別故後先生歸先生獨處十二年不畜姬妾有故舊李上舍巴男愛其庶女欲託于先生垂泣請之先生固辭或問其故答曰如其善則固好如其不善棄之則爲負故人不棄

則傷我家道吾不知賢否故不敢許也先生曾中涇渭甚明少所許可而不形於辭色其接人不擇貴賤賢愚應酬不倦言笑可親賓客常滿座各得其歡心鄉人有爭鬪者必開陳善誘懇懇不已人感其誠多有化者雖冥頑者亦不敢肆其惡或作傷風敗俗之行者若念先生則必惕然曰李生員無乃知吾所爲耶小民或陷於罪罟或瀆於患難必盡力營救使之得所以故善者好之不善者不惡之上自士夫下至編氓得一美食必先來獻爭具酒食冀其一臨其得人愛敬如此於其異端之書必深排之常議風水之說曰人之死也精神已散血脈已竭所遺形骸若枯

木死灰耳安得以山川之吉凶爲禍福於子孫哉親死之後所可致誠者惟祭祀耳若葬地則但卜其家後山可也生於是乎居死於是乎葬不亦宜乎識者以爲確論最惡佛氏及巫覡事里中亦絕淫祠妖僧怪巫不得接迹於其間只有一子未嘗嚴誨而觀瞻之際自不得放心其子嘗曰生平侍側不聞厲聲而其威儀不敢仰視云 仁廟之昇遐也杜門謝客仰天搥膺悲痛者累月作詩傷之詩中有曰東方一千載皇天生舜禹朝野共傾歡至化期朝暮 大計一夕播厥疾由哀慕御極未踰年天意終難曉歡心夔惻慟臣民如喪父士生欲何爲盛事無由覩以某月

日葬于某坐某向之原先生有一男一女男曰希參娶縣監申某女生某某女適士人趙學生某嗚呼先生天品既高早有遠識氣度超俗貌視大人臨死從容不動聲氣而思慮出人意外表有好善嫉惡之心而未嘗露其圭角有輕世傷俗之意而未嘗言及時事不為皎皎之行見知於世而濁名自不加焉其生也一鄉尊之其死也一鄉哀之因其外亦可想其中矣先生之子希參與珥遊故謹志其所聞如此

貴人鄭氏行狀

貴人姓鄭氏系出延日延日之鄭為世大姓有諱均之在麗朝贈門下侍郎平章事貴人其後也高祖諱

淵歷事 太宗 世宗官至兵曹判書卒 贈議政

府左議政諡貞肅曾祖諱自淑金堤郡守祖諱瀉

健元陵參奉皆以清德傳家父惟沉前司醞署令娶安氏安氏亦竹山望族大司諫諱彭壽之女也以

正德庚辰八月某甲生貴人于海陽三谷里幼有至性自九歲已知事親之道每朝先父母起甘旨必嘗或值有疾廢食啜泣須臾未嘗離側十二三歲壺儀成熟溫涼衣服隨節獻親和愛兄弟厚睦宗族休聞夙彰 嘉靖癸巳 仁廟在東宮以良娣選入年甫十四清麗秀發瑩澈無瑕一宮嘖嘖稱嘆既侍 東宮事上接下各極情禮歲乙未 恭懿王大妃未寧

晝夜侍側親執藥餌久而彌勤及大妃避寓私第號泣拜別陪仁廟于忠順堂承順聖旨日加敬慎以至盤世之細莫不經意在姬嬪中最被恩寵同列亦服其賢相與無纖芥之隙中廟嘗曰鄭氏端潔罕有其比得此哲婦世子之福也每見必贊甲辰正月七日夜東宮失火闕內驚惑失措諸姬各救私室獨貴人奔入世子居內盡出書冊衣櫥奉扶仁廟問安于大殿中廟大加稱賞問宮人曰一良娣室免火否宮人啓以盡燒中廟益驚嘆特賜資糴是年闕內有妖一夜貴人侍仁廟燕坐忽有黑氣過軒陛聞聲如雷震宮人俯伏熄氣

仁廟欲閉窓無人可使貴人獨不動徐起扇之仁廟益敬重未幾中廟賓天哀毀殊甚仁廟卽位以例進位淑儀明年仁廟繼陟貴人哭擗摧痛倍過常禮服闋之後數年尙未開素或以爲言則答曰已失所天生無所冀不忍以悅口之味適體之服獨加于未亡之身也文定王后命居于仁壽宮貴人分死不自惜乃不敢違別立一室極其精麗每爲靖孝二陵朝夕奠饌以寓誠敬遇仁廟忌辰則哀戚如初喪辛亥令上明宗以誕元子加恩區內賜號昭儀癸亥陞貴人是年順懷世子卒傷慟久而不解言及必流涕乙丑文定王后疾革貴人寢食

俱廢自 昇遐之日以至發引常伏 殯殿罕進飭  
粥只飲水漿而已丙寅春貴人疾作出寓于仁達坊  
私第彌留不差 上特遣諸名醫及內醫女命藥往  
來絡繹竟不能救以三月甲辰卒享年四十七以是  
年五月丁酉用一等禮葬于楊州牧西長興里寺洞  
之原貴人無子歿時父母俱存年皆七十貴人資稟  
粹美容儀才智俱絕等夷色溫而正辭婉而直平生  
與人無忤只是誠信而已服飾不喜芬華只取潔整  
每淨埽居室焚香靜坐不少跛倚夜分乃寢四更必  
起盥濯卽遣人問寢于 三殿得平安報然後辭色  
乃和四時新物及 上殿嗜御之物悉力求進常潛

心默禱 聖壽無疆國祚靈長終始不怠讀小學大  
學等書略解大義晚年向學尤切欲玩索中庸未及  
卒業居仁壽宮凡二十餘年只以蔬菜成腸積冷傷  
胃且累經重喪心氣傷敗常以悲感度日終成大病  
病中檢身無異平時見至親亦飭衣冠雖臨屬纊精  
神不錯所言只是感念 先王及父母在堂不克終  
孝而已訃聞 王大妃撥膳傷悼 上亦進素饌  
三殿皆致別賻闕內諸侍御莫不隕涕嗟惜貴人之  
弟鄭獻納澈以平日行事言于其友李珣使敘次其  
梗槩以求誌銘于作者

栗谷全書  
行狀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八



